

“黑暗是路途，光明是去处。”这是我看草婴先生翻译列夫·托尔斯泰小说的直感。

2018年以来，我开始编辑草婴译列夫·托尔斯泰小说。在对照托翁原著核查的过程中，我常常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语：“草婴先生，您这样处理是为了……吗？”“草婴先生，您这样转换真是妙啊。”与此同时，我心中也生出一个疑问：为什么草婴先生能够完整而精准地再现列夫·托尔斯泰的小说世界？

2020年9月9日托翁诞辰192周年之前，精装纪念版草婴译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复活》面世。10月24日，在草婴离世五周年那天，我们在线上直播了“云游

“黑暗是路途，光明是去处”

柏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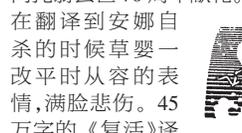
草婴书房”活动。第二天，我和作家赵丽宏、孙甘露、周立民以及翻译家徐振亚在朵云书院开了读书分享会。在筹备这两场活动的过程中，我渐渐找到了许多问题的答案。

正如徐振亚老师所说：“不同的翻译家翻译哪位作家、翻译什么作品，有自己的特点和兴趣。草婴先生选择托尔斯泰，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”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选择普希金的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，到五十年代选择肖洛霍夫的《一个人的遭遇》，再到六十年代选择莱蒙托夫的《当代英雄》，草婴始终在翻译工作中回答一个问题：我是谁？我要怎么面对过去？我要怎么面对未来？正是基于一个翻译工作者的社会担当、文化担当，草婴在积累了丰富的翻译经验、经历了丰富的历史波折后，在七十年代选择了列夫·托尔斯泰。草婴曾经告诫女儿，做事要专心，专心把一件事做好。他身体力行，把翻译生涯的最后一站全部用于列夫·托尔斯泰的小说翻译。这是一个不轻小的决定，也是一个睿智的决定。

对作家越了解，对作品背景越了解，才越有可能翻译得到位，越有可能让读者明了作品中的台词与潜台词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。在托翁82年的岁月里，从开始写作《战争与和平》的1863年，到写完《复活》的1899年，共36年。如果从1852年他发表处女作《童年》算起，在58年的创作生涯中，这36年是作品成就斐然的36年，是作家思想裂变的36年。《战争与和平》历时六年完成，修改了七次，完稿后托翁甚至累病了。他写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花了五年，修改了12次，写到安娜香消玉殒的时候潸然泪下。《复活》篇幅最短，但用时最长，毕十年之功，写完时托翁71岁。他这样形容自己的写作：“我把我的肉放

进了墨水瓶里。”

从1942年草婴发表《老人》算起到1997年翻译完托翁所有小说，共55年（不包括1997年之后的修订），其中从1964年出版《高加索故事》到1993年带着新出版的《战争与和平》去看望巴金，有29年，草婴在这29年的时间里一步一步走进列夫·托尔斯泰的作品和内心。翻译《战争与和平》用了六年多时间完成了120万字的翻译。在真正动笔翻译之前，草婴把这个大部头读了12遍，给小说中的559个人物都做了卡片，对每个人物都熟悉到拿起卡片就像见到老朋友。草婴在翻译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时修改了10次，用4年成了80万字。他刻意加快了一点进度，因为他想用译稿向托翁去世70周年献礼。在翻译到安娜自杀的时候草婴一改平时从容的表情，满脸悲伤。45万字的《复活》译本花了草婴4年时间，他把这份稿件献给自己，当作进入古稀之年的礼物。



草婴说：“在翻译的时候，我和书中的主人公是紧紧跟随的，他们的喜怒哀乐，生活遭遇，尽量去感同身受，几张稿子，一支笔，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不是过一两天，一两个星期，而是终生。”我时常有一种感觉，在翻译的世界里，草婴与托翁、与他笔下的人物“生活”在一起。草婴在翻译列夫·托尔斯泰小说的过程中，与异国大文豪对话，与他的小说人物对话，也与自己生活对话。

文学创作需要人生历练，文学翻译亦然。列夫·托尔斯泰和草婴都生于富庶之家，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，都早早确定以文学为立命之本。托翁的语言既精美又有个性。翻译不仅对外语水平有要求，对母语水平的要求也相当高。草婴从小爱读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书，《鲁迅全集》反复读。他在翻译的同时，还撰写了大量文学评论，应邀在全国各地做演讲。高超的汉语表达能力使他的译本不仅韵味生动，而且容易引人入胜。比如说，在《战争与和平》中，安德烈在丧妻后一蹶不振，天真可爱的娜塔莎唤醒了沉睡的心。此时他再次回忆妻子离世前的眼神，俄语中用词直译为“责备的脸”，草婴译为“哀怨的脸色”，既保留了原意，又更贴切。

托翁从发表处女作《童年》开始，就对人的心灵世界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浓厚兴趣，他认为外部世界的源头是人的内心，个体的内心世界决定了世界的样貌、存在的状态。草婴的父亲行医，常常为贫苦的乡邻义诊，这些在幼年的草婴心中种下了善良与博爱的种子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们都亲历过战争，并因此都对和平、对和谐有着深刻的理解，对外人有着美好的憧憬。出版《高加索故事》时，草婴41岁。在不惑之年，他更知道托尔斯泰想通过高加索的故事表达什么意思。在开始翻译三大长篇时草婴54岁，他不仅已过半百，而且转出了历史的漩涡，再读托翁，草婴更多地、更深刻地读懂了其中的举重若轻。

我想，草婴翻译完托翁的所有小说，这或许对于他们双方都是幸运的。于托翁而言，有一位中国翻译家视翻译他的所有小说为使命，倾数十年心血深入地了解他，精妙地翻译他；于草婴而言，阅读和翻译这位有世界性、有现代性的俄国文豪，丰满了他的翻译，温暖了他的生命。翻译的道路是漆黑的，翻译家留下的文字是光亮的。

应萱妹夫妇邀请，我们老两口来到萱妹太湖湖畔东山脚下的公寓房，四个人在一个屋檐下度过四天美好时光。萱妹知性脱俗，痴迷茶道酷爱读书笔耕不辍是她的生活方式。2015年自费考取了职业茶叶审评师证书，专业化爱茶要花费很多精力，可以想象蛮拼的。这次近距离接触，恍然时空穿越，眼前又出现了那个打小喜欢看书，乖巧灵动漂亮的小妹。

我们每天游玩从喝茶开始，早茶、晚茶、上午茶、下午茶一天四道茶。清晨随着一声清脆的叫声“姐、大哥喝茶了”开始。泡茶时，只见萱妹气定神闲，秀气灵巧的手翻合着盖碗，一边泡茶，一边介绍不同茶的性能、泡茶的方法、用水，以及匹配的茶具等，偶尔夹杂一点小幽默，端庄优雅，令人好生羡慕。我感慨品茶里的情趣，欣赏品茶的恬淡闲适，陶醉品茶里的人生美好。

萱妹沏茶、赏茶、闻茶、饮茶自有茶道的程序，我们每天红茶、绿茶（碧螺春、白沙绿、西湖龙井）、普洱等在考虑红到养胃，不影响睡眠等因素后，轮换着品。品茶犹如品人生，知天命年龄的四人探讨人生感悟，闲聊生活琐事，交流生活心得。茶桌上的美修德，真的是很有一种和美仪式。喝茶的确能静心、静神，陶冶情操、去除杂念。我们领略了品赏茶的美感时，感受到萱妹烹茶饮茶的生活情趣，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，以茶修身的生活方式。一茶在手，萱妹把最平淡的日子，梳理成诗意和风景。见贤思齐，回到杭州后我们也附庸风雅，去南宋御街买了官窑的盖碗和茶杯。

公寓房后边就是东山，我们用了一个上午时间登高望远，沿途赏碧螺春茶园，碧螺春在果树和茶树间种，茶树就在果树下。萱妹给我们普及碧螺春茶独特的果香味，我倍感兴趣，回来查找资料，结果是：碧螺春产于太湖洞庭山，独具“形美、色艳、香浓、味醇”四大特点，外形条索纤细、卷曲、呈螺形，茸毛遍布全身，色泽银绿。碧螺春的花果香味道，是茶、果间作的结果。茶树和桃、李、杏、梅、柿、橘、白果、石榴等果木交错种植。茶树、果树枝丫相连，根脉相通，茶吸果香，花窠茶味。由于茶叶浸润吸收了花果的香气，采摘制成干茶后，茶水里也自然而然带着一股花果香，碧螺春的香气在绿茶中独树一帜。

人生如茶，静心以对。萱妹退休后不断进取，五彩斑斓，实现着一个又一个梦想。有一首歌名“恋上一个人，就爱上一座城”。萱妹喜欢碧螺春茶，就在苏州碧螺春茶园旁买了房子。无独有偶，几年前，萱妹爱上了海南的白沙绿茶，就在风景如画的白沙买了房。任性的背后是人生价值追求，喜爱背后是诗和远方，对人生真谛的掌控。卓别林70岁的诗里写道：今天我只做有趣和快乐的事，做自己喜爱和欢喜的事。萱妹的日子里多是快乐的事和欢喜的事。从茶文化的精神内核来看，这又何尝不是尊重自然、善待人生呢。

晚年最有价值的事应该是追寻快乐，诗意生活。如果你觉得每天生活平淡无奇，那就从品茶里寻求诗意吧。诵读时诗文里讲：变老的时候，不只是黄昏，还有绚烂的彩虹和缤纷的晚霞。一定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，舒缓地释放出最后的优美，最后的香和爱。2021年来了，请记住，禅意煮茶是人生曼妙的风景！

我和三毛是老友
张乐平同志是我的前辈，又是我的好朋友。倒是三毛，我从小和他是朋友。我小时候看漫画杂志，就爱看三毛。那时候的三毛是个少爷，虽然瘦骨伶仃，但穿着神气。直到抗战，张乐平让他从军，抗战结束后又流浪。当时许多人真关心三毛，一早就等报纸来了，看三毛遭遇如何。好在新中国成立了，三毛也解放了，过上好日子，和他的爸爸张乐平同志一样。

任溶溶



踏雪 (插画) 慢慢

近些年来，修炼打坐的人愈益多起来。讲究静养的人，对这一方式当不陌生。

打坐

王兆贵

从字面上看，“打坐”的意思是“就坐”或“静坐”。比方说，京剧中有个唱段叫“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”，那只是坐堂升堂而已。在更多情况下，“打坐”是一个专用名词，通常解释为：我国古代的呼吸系统等方面的益生效应，还有待科学实验的结论予以支持，但打坐至少能起到降低损耗、恢复体能、涵养心性之目的。正如南怀瑾所云：“只要腿一盘，手收拢来结手印，心脏的工作就减轻了。”泰国有个少年足球队，在教练的带领下外出探险，不料却被暴雨困在了溶洞中。救援队的专业潜水员在被大水封锁的溶洞中发现他们时，已向外界失联十天。让人惊奇的是，在饥饿、寒冷、无助、恐惧交

加的重压中，这些孩子都还活着。潜水员进入洞中后看到，这些孩子并没有焦虑与慌乱，而是在黑暗中打坐习定，保持体力，平静地等待救援。孩子们被救出后体检，除了瘦了一些外，并无大碍。这一奇迹轰动了世界，也引发了人们的理性思考。斯坦福大学一位博士认为，禅坐或许是孩子们活下来的关键因素。在西方，禅坐被称为“Meditation”（即冥想）。“冥想”不仅能够放松身心，转移焦虑，而且会相对减缓能耗。如此看来，“打坐”的效应并不虚妄，具有一定科学道理。

打坐的历史比较悠久，据说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之前的夏商时期。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文化遗址，被称为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，在多次发掘过程中，就发现有盘腿打坐的文物。如今，门外汉看“打坐”，往往会视同瑜伽的一种招式。应该说，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。姿势尽管差不多，法门却不相同：一个重在“强身”，一个重在“修心”。这也可以看成是锻炼身体与修炼心智的区别，关键在于心法。因此说，“打坐”不单是宗教行为，也是延续千年的修心古法。人定也好，人静也好，都要闭目养神，澄清杂念，让内心一片空明。否则，无论怎么坐、坐多久，都人不了化境，达不到养心的目的。所以说，修行先修心，而后修法。

从疫情袭来到现在这段时光里，只要合上眼，便能听见耳畔响起的滚滚车流声。我工作的嘉定公安分局交警支队朱桥检查站，是个出了名的大站，日均车流量12万辆次，高峰时能达到14万次之多，大货车、大客车、人流量在9个入沪高速道口中均居首位。1月27日，上海疫情防控工作全面升级，全市114个高速匝道口防疫检测关口前移到9个省际公安道口。接到“逢车必检，逢人必查”的指令时，我带领全站民警、辅警作为第一梯队，赶在各路增援力量到来前，从原本安检的匝道口向前推进到朱桥道口开展安检工作。道口上寒风凛冽，我们戴上口罩，把警用雨衣当作临时防护服，屹立在各条车道上。我知道，我们的后面就是上海。

不能让群众等太久！必须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尽可能让车流速度快起来。安检方案一次次被细化，那晚，雨雪交加，放“水马”、排“将军帽”，大家个个累到虚脱。经历整整一夜的“乾坤大挪移”，我们趁着深夜车流较小时，在500米开外增加了一块检查区域，安检车道从原来的5根增加到9根。大小车辆在远端就被分流到不同车道，通行效率一下子提高3倍以上。

2月的一天，检查站门口突然出现了一大包口罩。那段时间站上不断收到群众自发捐赠的各种物资，但放下一大包口罩不打招呼就匆匆离开的还是第一次。仔细查看，发现包装外贴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“感



谢民警同志帮助女儿最后一刻赶上航班”。看到这行字，我顿时明白了。那是个记忆深刻的凌晨。天空飘起了雪花，站在岗位上瑟瑟发抖。远处，一对母女拉着拉杆箱朝我飞奔而来。女孩上

守一道关，护一座城

陆伟锋

气不接下气地向我求助，她是要去赶飞机的，车子被堵在后面排队，掐着手表眼看只能弃车“打的”了。可这深更半夜的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哪来的出租车啊。我见情况紧急，在完成安检之后，立即驾车把母女送到邻近的镇上，并把她们送上了出租车……看着这包口罩，我

这才想起来，母女临走时曾说过要谢谢，但被我婉拒了，没想到她们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感激之情。还有一次，一辆湖北号牌的车辆竟然停在远处趴着不动了，堵了整整一条车道，我赶紧过去疏导。车上下下来一名小伙子，见到我拼命挥手，示意我不要靠近，我这才意识到小伙子来自重点地区。小伙指指车子说车里的油耗尽动不了了，还说老母亲患了重病想到大城市就医，他们一路走走停停开到了朱桥，车上的干粮被吃光了，汽油也没了。我赶紧组织人员合力将车推到安检区的加油站加油，同时给母子俩递上面包和牛奶。我立即联系驻站医护人员，为

他们做检测，并协调隔离酒店安排他们住下。一个月后，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阶段性胜利之际，我也收到小伙发来的感谢信，他告诉我，母亲在我帮他们联系的医院里做好了手术，手术很成功。这个好消息让我精神振奋。我们是检查站，也是服务站。我们防控的是病毒，而不是人！走过玉兰飘香、风荷满池的春夏，走过金菊点染、梅花傲霜的秋冬，我和我的战友依然坚守在市境线上，像“滤网”一样，筛查着每一个安全隐患，守护着这片深爱的土地和身后的一城百姓。

明日请看《当好带货》的网红警察》。责编：刘芳